

壬寅直省闈墨選瑜

下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義

名楊朝慶

心不可以不精業不能以不求得事有大小有精粗其理則一也故志不篤而能
力不專而就雖末藝有不能而況其餘篤其志專其力雖聖功亦無不能而況其餘
今試言至近之事以及至遠之詣則其為君子姑勿論其為君子之學姑勿論即如
智者所創巧者所述工用相得而飭材獻藝如百工者亦豈偶然哉一圓三方而具
天地之象一奇一偶而寓陰陽之數或曲或直而備剛柔之理或厚或薄而有盈虛
之義匠雖智志必篤工雖巧力必專人徒見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地
弗良克精其業而不知其勞筋苦骨終日斫斫始成其事也故子夏曰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者百工所務也學者君子所務也觀于百工君子宜知
所務矣今夫道雖近至遠道雖一至歧道雖堅至變一有之慎則或離或背或有過
或不及以至廢中途惑趨嚮甚且蓄畬曲說鹵莽聖經貽誤後學蓋皆由志不篤力
不專故不務學而然耳君子則不然學詩以範心學書以明義學禮以閑身學樂以
和志學易象以窮變通學春秋以定好惡故其於道也必不離不背必不有過有不
及必不廢中途惑趨嚮必不蓄畬曲說鹵莽聖經貽誤後學而於是道乃近道乃一
道乃堅蓋然後為君子夫然後為君子之學於是乎君子致其道矣蓋百工有規矩

獨租賑恤
不過權宜
救急之謀
利民之政
固自有在
善用之便
見天下無
無用之民
先王利民
之政如是
如是

君子以學爲規矩百工有繩墨君子以學爲繩墨百工以規矩繩墨成其事君子以規矩繩墨致其道則君子之學原與百工同功君子不學則且百工不若甚矣百工不居肆不成其事况君子致道耶百工而居肆即成其事况君子致道耶朱子曰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至哉斯言

發揮朱註樸實說理諷誦一過如讀陸九淵說義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義

二百六十七名 麥植榮

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其民之富然而常貧莫不欲其民之飽然而常飢莫不欲其民之煖然而常寒後起者見其然於是日下蠲租之詔日頒賑恤之令以求利其民而卒之民之貧者如故飢者如故寒者又如故此無他一不知所以利民一知所以利民而不知因民之利以利之也昔子張問政夫子不嘗告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乎夫天生一人即有一人之利天生萬人即有萬人之利極而至於盲聾跛啞天若不予以全體而特靳其利而不知盲者宜樂聾者宜春跛者宜織啞者宜陶莫不各有其位置先王知其然也於是選民之秀者升諸太學有詩書以陶其血氣有禮樂以淑其性情使其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以天下之利爲利其樸而野者或萃而歸之畎畝或區而置之闔閭爲之宅其宅畋其田薄賦以厚其蓋藏稱事以增其稍食

所居患其積滯也。則爲之懋遷。其有無所業。患其不精也。則爲之督察。其勤惰。務使農日興。工日盛。而後已。夫治天下者。至於農日興。而工日盛。雖盲聾跛啞。各得其所矣。利民之事。可謂至矣。而先王猶以爲未也。先王曰。此不過開其財源耳。未節其財流也。而又崇尚樸儉。制爲衣服宮室昏姻祭葬之禮。農工商賈日有餘財。而無所用。則天下之人。皆沐浴聖澤。而租有不必蠲。恤有不必賑矣。是故善利民者。不於民之外。而求其利之。之所必於民之中。而求其所以爲利。利本因乎民也。民而不自知其利。咸推其功而歸之於上。上日有功於民。民日戴乎上之功。非惠而何。然而曷嘗費也。所謂惠而不費者。卽此也耶。

先王不言利。能以美利利天下。其道原自有在。經作者實實道出。益見古人規畫天下之意之宜師。

第一名 曹清泉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器。

大易爲言陰陽象數之書。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以上爲無形。兩儀以下爲有形。夫兩儀卽陰陽也。陰陽卽形之界也。孔子繫易。以一陰一陽謂之道。而不以太極言道。則言道而淪入於無形者非。以形不謂器。而不卽以形爲器。則言器而不推本於形。其形者亦非。蓋道器原相附麗耳。此繫辭所以申道器一形之

旨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顧釋者謂乾息至則二升坤五。輕清者上爲天。天卽乾。乾卽道。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坤消至五則降乾二重濁者。下爲地。地卽坤。坤卽器。故形而下者謂之器。雖乾坤二卦足以包舉易義。且與上文乾坤幾息之言相承接。然以乾爲道。坤爲器。是強爲分晰。而於道器一貫之旨。天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之理。相背馳矣。竊謂天地皆有道有器。如日月星辰之麗於天。器也。而其健行不息者卽道。百穀草木麗乎上。器也。而其資生不已者卽道。大抵道與器以形爲中界。而以上下分別之。亦猶表裏內外云爾。蓋天地萬物皆有形質。就形質中言之。有體有用。體卽形質也。所謂器也。用卽形質中之妙用也。所謂道也。不然。古聖人之衣裳舟楫門柝杵白弧矢棟宇。後人固皆以爲形下之器矣。而不知取乾坤取渙取豫取小過取大壯。特非直參陰消陽息。深究道之精微者。不能制也。道器離而二之。則言道者。愉快虛無。而一無實用。言器者。支離瑣碎。而絕少精思。經旨不明。其關於學術與政治之微。日用倫常之大。非細故矣。安得以道器一形之說止之。

精理名言包掃一切是爲經義正軌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第四十三名 寶恩榮

易無思也。無爲也。無思無爲。是無方體也。是無形也。形也者。迹也。象也。泥迹象以求

易之緼不見。離迹象以求易。易之緼亦不見。何也。易首乾坤。乾坤之畫。形也。乾不必形而上。而既已形而上。坤不必形而下。而既已形而下。形而上者太極之真機。主宰乎萬物者也。謂之道也。形而下者大造之生成。利用乎萬民者也。謂之器也。解之者曰。形上之道。自易之理言之也。形下之器。自易之畫言之也。夫無禮何以有畫。無謂何以載理。則以理謂之道。畫謂之器者非也。又曰。輕清上浮。上浮者天。乾爲天。天畫之道。重濁下凝。下凝者地。坤爲地。地謂之器。抑思乾元也。坤無元。承乾之元以爲元也。資始資生。非二物也。以爲道則皆道也。以爲器則皆器也。必指上浮者爲形上之道。下凝者爲形下之器。亦非也。又曰。道非器不載。器非道不傳。孔子之學琴也。必習其數。然後得其志。必得其志。然後得其人。必由形下之器。以求形上之道者。下學所以上達也。此雖明乎道與器之謂。而究未明乎易之繫辭。形上爲道。形下爲器之謂也。蓋易之爲書也。首曰乾。次曰坤。乾坤二卦皆有畫。有畫卽有形。形一而已。非果有上下之分也。有形卽有道。器道與器一而已。亦非有精粗之判也。自作易者。借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以明乾坤二畫。包蘊無窮。而知未有乾坤之先。無所謂道也。無所謂器也。實無所謂形也。自聖人剖太極以爲乾坤。錯乾坤以爲六子。而陰陽奇偶。道之祖也。方軫圓蓋。器之輿也。道非必形而上。對形下之器言之。則謂之上。器非必

形而下。對形上之道言之。則謂之下。譬之一身。耳目口體器也。而視聽言動則道也。譬諸萬物。飛潛動植器也。而知覺運動則道也。道何所麗。麗於形。器何由昉。昉於道。道與器一也。非二也。形上謂之道。形下謂之器。就易之乾坤言之也。維乾坤二畫。既已成形。有形而所以主宰乎是形者謂之道。道固形坤之象也。有象以著於法象之中。而剛柔純駁。卽卦爻而皆成爲有用之物者謂之器。器固乾坤之迹也。自乾坤有迹象可求。是故泥迹象以求之。而乾坤之蘊不可見。離迹象以求之。而乾坤之形亦不見。化裁之。推行之。舉而措之。非聖人孰能與於斯。

沈思獨往力透單微

左右皆曰賢可未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君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第五十二名 李國棟

毀譽之於賢否。如淵之取影。鑑之取形。實之所在。名必歸之。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不得謂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謹也。然是說也。以之論人。則可以之用人。則不可。夫用人者。必本大公之心。而出之以明察之識。斯真才進。而妍僞除。苟以人言而取舍之。匪特無以服所取。所舍者之心。恐天下之人。窺其深淺。而作僞之端。自此始矣。

宦途情態
如是如是

夫下之於上。如風偃草。草茅之士。槐棘之班。殫其精神。以揣度一人之意。念少得端。倪羣起而趨。赴之知君之信。左右也。則賄賂以結之。而剛介者失矣。不得於左右。乃請託於諸大夫。以求之。而孤立者遠矣。求之於諸大夫。不克。又矯情飾行。以邀流俗之聲稱。而道高毀來者。終老於巖壑矣。近侍操人主之權。則朝綱已紊。宰輔植黨。援之習。則褒貶皆誣。輿論非三代之公。則品評無定。曾謂人君予奪之權。而乃任若人爲之乎。然則將如之何。曰。是非察之至精。而確有所見。不可近臣言之矣。而竊慮其見識之卑也。未可也。勿聽也。薦書陳矣。彈章上矣。或亦以黨同伐異而爲之乎。未可也。勿聽也。至舉國人而譽之。賢可知矣。可矣。然安知非欺世盜名者乎。舉國入而毀之。不可足見矣。聽之矣。然安知非不求聞達者乎。從而察之。而其賢與不可。乃適如國人及諸大夫左右之言也。然後用之。舍之。斯車服升庸。而士庶無僭竊王章之想。江湖放逐。天下無老成彫謝之思。人第見其彰瘴之明。而不知籌度於宸衷者。其審慎周詳若此也。嘗觀傅巖版築。而圖畫旁求。渭水垂綸。而熊羆入夢。其精神之感接。實有出於尋常之外者。而究之。命受終於文祖。不當四岳師錫之初。而殛伯鯀於羽山。必待九載汨陳。而後知古之帝王。其所舉所損。信有真也。不然。以人言而進之。以人言而退之。濫竽者怏怏而去。挾瑟者復逐逐而來。君之用臣也。如弈棋。臣亦視其

以經解經
分寸適台

位如傳舍矣。又不然者。藻鑑未精。但以人言爲不足信。而務反之。拂輿論。逆人情。而莫之或恤。其流弊爲更深矣。可乎哉。

切實發揮推闡盡致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第一名 曹清泉

嘗讀尙書堯典。見其君臣咨儆之下。有戒心而多懼詞。及反覆推究之。其治法則並參三才。其道法則執兩用中。而心法則惟欽之一字。蓋帝王致治之道。千條萬緒。行之維艱。惟艱故欽。惟欽故戒。且懼若是欽之一言。其千古致治之極軌乎。孔子告定公。一言興邦之問。有取於人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不言欽而言讜何也。曰孔子之意不在徒震其難。而欲深知其難。蓋知難則知欽。知欽則道法建一中。治法參三才。胥於是乎在。特人言在君臣交警。孔子之言在責難於君。責難於君而君知其難。復能勉爲其難。此禹臯伊周之所以憂盛而危明。而虞夏商周之所以治隆千古也。聞之禹戒於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舜知其難。舜之興虞也。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咸若時。維帝其難之。禹知其難。禹之興夏也。伊尹戒太甲曰。天位艱哉。又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伊尹以爲難。而太甲知之。商道復興矣。周公戒成

王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以爲難。而成王知之。周道亦復興矣。夫知難興邦之理。證之經傳。歷歷不爽。顧一知之而邦卽興者何也。知難故知欽。惟知欽。故愈知難。舜之恭。所以協帝。禹之祗敬。所以承帝。太甲之克敬。所以致皇天之親成。王之疾敬德。所以祈天命之永。知其難則謹。不知其難則肆。謹肆之關。實安危治亂所由分焉。惜定公不再問。而未令孔子卽心法精言之。尤未卽治法暢言之。而所以難焉者不著。厥後告哀公以修身親尊賢敬大臣諸九經治法全矣。而魯邦終不能興。曷故。國知其難。尤貴勉爲其難。勉爲其難之道奈何。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恥近勇。果能此道。愚必明。柔必強。而邦可興矣。孔子於彼時。推本於誠。而言行之者一。猶此意也。顧此不曰行而曰知。不曰誠而曰難者。未與之言治法。而與之言心法。兢兢業業。帝王運時之謨。可想像者此也。然則孔子告哀公之九經。已括於告定公之一言。而臣統於君。言難而臣之不易。可無贅詞矣。大聖人納誨之辭。至深矣哉。

返虛入渾高挹羣言

左右皆曰賢宋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第一名 曹清泉

東漢黨籍
明季如林
大抵如是
君人者無
特拔之識
鮮有之不
所撓也

國家選舉之法。恃近習之耳目。不如付廷議。付廷議不如伸公論。伸公論不如求灼見。近習無論已。周禮之太宰八柄。詔王廢置。重廷議也。王制之刑爵於朝。與衆共之。尙公論也。舜典之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操灼見也。數著皆足以得人致治。而要不如求廷議。公論後之灼見。爲無弊。此孟子告齊宣王進賢退不才之法也。夫孟子之所謂左右諸大夫。朱子以爲一是親信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中書門下之比。一任政之臣。如六卿官長之類。吾謂如此諸臣。皆後世扶植朝綱。筭持銓政者。至國人如後世鄉里之品評學校之清議。殆亦主持公是非者如此。皆曰賢。皆曰不可。猶勿遽信。非欲其排羣議。伸獨斷也。其所云然後察。然後用。然後去者。正欲遲回審慎。以獨見定羣議耳。此如不得已之實慎。之又慎著也。况賢而皆以爲賢。未可而皆以爲未可。衆好之中有黨。同衆惡之中有伐異。門戶攻擊。朝局水火。時君不能見不能察。而徇之多爲左右。諸大夫國用人。亦後世治亂得失之林矣。然一察一見。其道甚難。非有致知格物之功。正心誠意之學。表不正者影邪。源不清者流濁。鏡不空則妍媸失其鑒衡。不平則輕重爽其情。未有不忠佞倒置賢否混淆也。由是觀之。帝王得人之道。本誠以待物。本明以燭幾。所取者既無不慎於厥初。則近習皆正人。公卿皆良士。而士庶亦皆有嘉德而無違心。然後廷議公論亦未嘗不可恃。不然固不如慎。

之也。若徒恃銓政之資，格鄉評之門，望豈所以進退士大夫乎。

義蘊閎深，氣息淵茂。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義

第二名 傅爾貽

求智勇之士於擾攘之秋，講戰守之畧於割據之會，可謂識時豪傑，當務之急乎哉。是不然。蓋天下之亂，必有所自始，得其本原所在，則疏而理之也無難。夫天下亦已亂矣，機謀變詐，亦既相尙相尋，以有今日矣。又復爲之揚其波，助其燄，從事於一彼一此之爲，則是以亂止亂，吾恐亂者未及止，而國俗政體愈敗壞，不可收拾矣。故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斯言也。撥亂反正之要道，守約施博之宏規也。請申其義。蓋自陋儒俗士，膚涉乎一二聖言之可襲取者，遂謂辦天下事，不過如是，及潰決立見，而儒術乃爲天下詬病，嗟乎言治若此，道不同其歸於無當，則一耳。夫德者，曾若是云云已耶。是必固有於己，而實被於人，夫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不忍之心，必有不忍人之條理，經緯暢達，日出而不窮。孟子所謂仁術者是也。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於殺人如草，暴骨如莽之會，而又地大物博，國力足以舉之，吾知大國聞風而生畏，小國悅服而來庭，不待陳師鞠旅，已隱隱然有自此太平之望矣。其流行

位。詮。食。寡。之。義。則。未。盡。也。以。量。入。爲。出。詮。用。舒。之。義。則。是。以。不。奪。農。時。釋。爲。疾。之。義。則。未。合。也。食。之。者。所。包。甚。廣。非。僅。指。在。朝。食。祿。者。而。言。凡。無。職。業。而。仰。給。於。農。者。皆。在。食。之。之。列。無。游。民。則。食。之。者。自。寡。生。衆。食。寡。義。亦。本。相。麗。也。爲。之。者。所。包。甚。廣。亦。不。僅。指。農。事。而。言。上。自。卿。相。下。至。百。工。凡。有。職。業。以。相。養。者。卽。皆。在。爲。之。之。列。疾。有。奮。勉。之。意。所。謂。各。勤。厥。職。卽。無。逸。一。篇。之。旨。也。呂。氏。若。舉。朝。無。佞。位。不。奪。農。時。爲。食。寡。爲。疾。之。一。端。則。可。欲。舉。以。括。二。句。之。義。則。所。謂。挂。一。而。漏。萬。者。矣。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自。三。農。園。圃。工。商。以。至。民。間。各。有。執。業。此。生。衆。之。義。以。九。式。均。節。財。用。至。於。膳。禽。飲。酒。均。有。定。制。此。食。寡。之。義。惰。農。有。征。拙。工。有。儆。此。爲。疾。之。義。也。月。要。月。成。歲。要。歲。成。此。用。舒。之。義。也。規。制。燦。然。若。合。符。節。而。大。學。不。引。之。者。大。學。言。生。不。言。理。言。道。不。言。法。此。道。之。所。以。爲。大。也。是。道。何。道。卽。絜。矩。以。平。天。下。之。道。而。所。謂。君。子。大。道。之。一。也。

西哲之言曰所謂生財者蓋地上本無之物從而興起之地中本有之物從而顯露之中國理財之學搜括耳轉移耳理其所固有不若生其所本無其言極爲顯露嗚呼生財有大道聖賢之言不明遂爲彼族所非笑得此作可以推倒西哲矣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

孟子交鄰章。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朱註訓事爲字。竊謂此宋人爭獻納一字之積習也。按說文字乳也。再衍爲乳養之義。周禮大司徒注。小國貢輕字之也。疏釋字爲愛。左傳昭十六年。非不能事大字小之謂。服注訓爲養。愛養二義均於朱註。意旨相貫。文亦相類似。亦不爲無據。然字與事二字。絕不相蒙。說文詁事爲職。荀子臣道利事。注謂供國之職役。再衍爲服事之事。乃是此文正義。言大國本無事小之理。仁者但以愛民爲主。其心慈祥惻怛。非但有益於我國。卽使有益於彼國。苟免於盈成盈野。亦不惜屈身以從。雖至於事之而不辭。此其所以爲仁者爲獨能之也。沉證以下文三事字。均無可訓爲字之義。必無同在一處一字四見。文氣相類。而此一字獨作異解者。雖於義可通。而以大字愛小國。與以大服事小國。其中究有區別。以大字小猶是人情之常。雖霸王且優爲之。惟以大事小。則獨爲其難信乎。非仁者不能也。原註上文無計較大小強弱之私。其意亦正謂此。而獨改事爲字何耶。有訓事爲治者。淮南生術篇。非有事焉。注事猶治也。有訓事爲役使者。漢書溝洫志。亦可以事諸游手無產業。注謂役使之也。以此二義詁此文。似爲有據。且於詞氣亦復相通。然究嫌於屈經從我。且原文語甚明正。亦不必多方牽合也。然則朱子之訓事爲字。果誤耶。曰是亦有故。蓋朱子生當南宋。其時朝廷正重受金人之困。議幣議和。日不暇給。

適成。一以大事。小之時勢。因讀孟子交鄰之章。而衷有所感。下筆之際。必若有所不忍。不甘者。故不惜委曲其詞。以迴護之。此亦儒生愛其君國之忱。流露於不自覺者。固非可以私意識之也。

訓事爲服事之事。好能自圖其說。足與紫陽之說並存。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

第一名 劉焯

月令仲秋。於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後而連舉易關市來商旅諸政。商旅貨賄。因關市而來。故其重在關市。鄭注。輕其稅。使民利之。疏以爲輕其賦稅。使無窒礙。蓋皆訓爲便易之易。近人復引管子大匡篇。弛關市之稅。句以駁正之。謂當訓易爲弛。据爾雅。釋詁。弛。易也。之義爲證。似較明顯。然尙有可疑者。二端。一則先王關市之征。必有定制。不宜忽輕。忽重。一則關市終歲所設。何以獨弛於仲秋之月。其中無挂漏之處。謹按易當訓爲平易之易。易繫辭下傳。易者便傾。陸注。易平易也。又管子霸言。鄰國皆險。已獨易。注。義同。又荀子富國篇。民富則田肥。以易。注。謂開墾。平平也。又禮記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注。易平安也。又淮南兵畧。易則用車。注。平地也。皆有平字之義。是月蓋因日夜分。平。因時之平。而法之以平度量。權衡鈞石斗甬。因推之以平。關市之政。蓋一平而欲使舉國之人皆得其平也。且度量權衡鈞石斗甬。皆關

市所用之器數者。平則關市自平矣。關市之政日久弊生。每歲至此時一釐定之。以去其制外之苛索。所謂平其不平之謂平。非於其應有之賦稅而減之也。如鄭注訓以爲輕其賦。則將至季秋而加復原額乎。抑將逐歲減之而無已乎。均不可通者也。又據張氏說。言是月正當萬寶告成。百姓將於此時通功易事。所以不能無來商旅。納貨賄之事。有商旅貨賄。則關市之政尤不能不加意焉。於義亦精當。蓋仲夏既因農事方興而閉之。故此時卽因農事既畢而易之也。所以謂之使民事也。關市易則商旅自來。商旅來則貨賄通。而民自便。理固有相因而至者。是以關市之政至亟也。訓易爲平。引證典確。使先鄭見之。應亦曰說經有理。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第二十六名 吳宗寬

謹案博文約禮者。君子之以致知力行爲入道之門也。故曰博其學於文而約其動于禮。博者該博。約者約束。能該博則不至固陋而無文。其事恒生乎知。能約束則不至放縱于非禮。其事恒生乎行。夫知之與行。相爲貫注。則禮之于文。抑一而已。自其研究之則爲文。自其踐履之則爲禮。朱子所謂禮不可只作禮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者是也。約之云者。顏子所謂約我也。約我之不爲非禮。非約我之不爲博文也。如必以約與博爲對待之詞。則是文且宜于有餘。而禮反居不足。是離禮與文而二之者。

異端曲學。所以貽誤後來也。况夫致知于文。則博非所爲。泛濫力行于禮。則約非所爲。執一特知。有不容隘之量。行有不可踰之閑。必謂于文見多。于禮見少。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何爲耶。夫天下豈有禮外之文哉。禮外之文。邪說也。詖辭也。君子奚取于其學而博之。又奚取于其文而約之哉。夫世之縱欲敗禮者。則有由然矣。謂博之可以泛濫。而約之可以執一也。十是以其才力聰明。極諸馳騁。矯異而益助其堅僻自用之情。病中于身心。禍延于國家。以流毒于天下後世。無他學。非君子之學。則混視乎博與約。而分致其文與禮。所謂毫釐而千里者也。豈知古今操存得喪之故。天下萬事萬物之理。文著之而禮體之者。其親切有味如是哉。彼學焉而未正其心術者。烏足以知此。是以君子致知而力行也。廣徵於名物象數。縱覽乎禮樂詩書。學文愈博。則擇理愈精。風雨空山。正襟危坐。而天下有懍然不敢犯不可亂之思。博與約相因。有功用無先後也。顏子歷高深前後。以窺夫子之教。不過曰博我文而約我理。迨三月不違仁。而猶戒以視聽言動之非禮。蓋身體力行之學。所以爲難能也。中庸言博學。合問思辯而成。以篤行。子曰以約失之者鮮。與此正堪互證。諸儒以集註約要也。不知要爲約束之義。約之卽約束其身。而以要讀如守要。似約其博文。而有以爲要者。是力行與致知有間也。夫豈所謂弗畔者哉。